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如講稿卷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臺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貢生臣劉為幹

四如講稿　　五經總義類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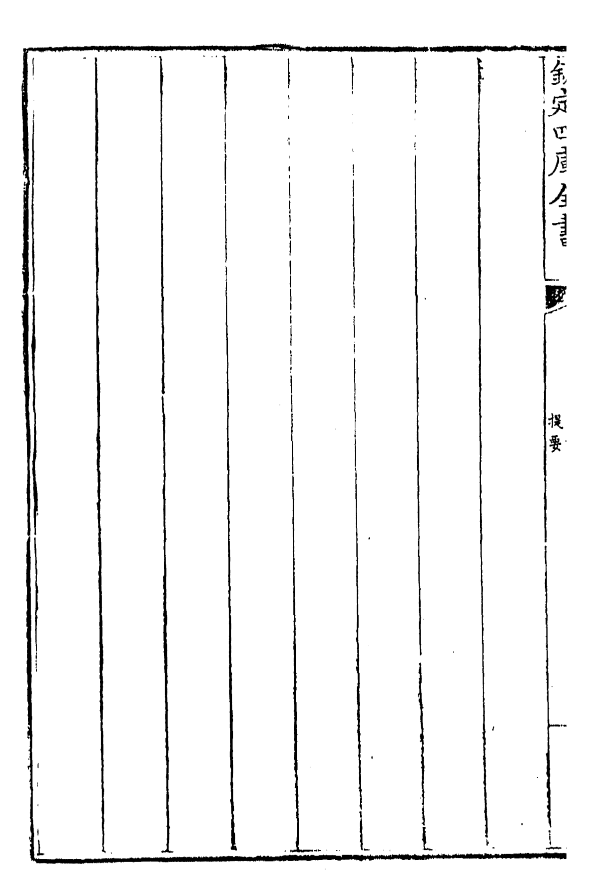
臣等謹按四如講稿六卷宋黄仲元撰仲元字善甫號四如莆田人咸淳七年進士授國子監簿不赴宋亡更名淵字天叟號韻鄉老人教授鄉里以終考福建通志暨莆田縣志皆載仲元有四書講稿今覈是書所講實兼及諸經不止四

書其說多述朱子之緒餘然亦時出新義發前儒所未發如行夏之時則據禮運孔子得夏時於杞注謂夏四時之書而不取三正之說周官井田則謂周時皆用井田而不取鄭氏畿内用貢都鄙用助之說伯魚為周南召南則據詩鼓鐘及内傳季札觀樂謂南即是樂又謂周召為二公采邑非因二公得名雖揆之經義不必一一脗合要為好學深思能

自抒所見者也此本出其裔孫文炳家藏已有殘闕嘉靖丙午始雕板印行朱彝尊經義考但載其所著經史辨疑而不及是書當由刋在家塾閩中僻遠偶然未見傳本歟乾隆四十三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提要

四如講稿卷一

宋　黄仲元　撰

開堂講義

兑大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則天下之至説者莫説乎此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則君子之甚憂者亦莫憂乎此信夫講之不可一日廢也然兑言講習而不言所講者何講説云乎哉夫子言講學而不言所學者何講

書云乎哉六經未出奚書可講與君言言敬臣與臣言言事君與父言言慈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言言順弟與弟言言承兄講者講此耳六經既出書未易講合數十萬言緊要只十箇字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也是理流行乎穹壤之間模寫乎聖人之筆驗之於心體之於身措之於家國天下皆是物也非直為來世口耳之資經學失傳經術分裂紙上紛紛舌端譊譊不獨有病乎經或且病乎身不獨有病乎身且以病其世

夫奚益焉是則經不可以不講亦不可以徒講喜高妙耶其失也誕穴幽深耶其失也晦逞新奇耶其失也鑿守其陳耶其失也拘將如之何而可大傳不云乎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易則不勞簡則不煩六經道理公平正大本無崎嶇學士大夫講明理道只消平平正正從分明處看不從隱僻處看故易向本領上尋不向支裔上尋故簡游夏於春秋不能贊一辭懼支離也後儒說曰若稽古至三萬言祇添熱鬧善學者講道以六經為標

本講經以聖賢為準的夫子教人讀經甞曰温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逺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每經斷以四字顛撲不破曾論於關雎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八言耳於倩盼素絢曰繪事後素四言耳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逺之事君多不過二十字約而敝之曰思無邪又僅三言而止鯉也過庭之訓學詩一言字足矣學禮一立字足矣始作翕如也從之

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而樂之始中終盡在是堯曰首章寥寥數句包羅許多虞夏商周之心之政至謂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而隱桓莊閔之春秋僖文宣成之春秋襄昭定哀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三變綱目兩章可觀而佩之矣孟子之書亦然論春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三四語直是斷案

後來老師宿儒竟道不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即是看書之法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多少精神只添一必字故字而義自見凱風小弁過小過大二詩都了多乎哉不多也七篇不言易而句句皆易義之深者實自不言得之六經之學通天下而人人不皆孔孟心知耳目有淺深之殊於是學問有偏正識見有廣狹汗漫如莊周者卻解說詩以導志書以導事樂以導和易以導陰陽春秋以導名分即此五言直如快刀

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着落處政未可以人廢言何則講經患乎多言多言則害道書最難看亦難强解春秋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禮訛樂缺參訂又難獨詩畧點掇一兩字讀過便教人省悟此講經所貴乎易簡不可無訓詁亦不可泥着訓詁不可無文義亦不可粧點文義不可不折衷先儒之説亦不可純用先儒之説細看他經無解釋惟易有之每卦每爻彖曰象曰之辭便當一部周易古註乾坤文言上下繫傳説卦序卦

雜卦便當一部周易正義講易只消如此然聖門雅言
惟詩書執禮而學易猶有加我數年之説則非察天地
之化極事物之原順消息盈虛之理者焉能識易易尤
未易講也吁大治一陶而質之美者有限六經一原而
義之精者無盡化有限而道無盡學而已一邊作冊上
工夫一邊作切已工夫豁開雙眼自看得過悟入落處
庶幾霜降水涸而涯涘出枝枯葉脱而本根見不在較
同異而别為一家談然後可以語自得之學世久無師

弟子矣隋王通著書與其徒更相賢聖經之續失之贅自任如昌黎招諸生誨館下不過借問答以發其不遇之鳴奇葩等字識者議焉衡湘以南皆師子厚口講指畫不過授之文詞法度而諸經俱欠商畧先朝名儒輩出安定胡氏太山孫氏徂徠石氏希夷陳氏皆其傑然者獨二程之學得於濂溪復有横渠時相講切直上接乎六經之傳定夫中立程門上足也游之學胡氏劉氏得之楊之學羅氏李氏得之文公朱氏師籍溪屏山而

成於延平又集經學之大成于時有湖學有浙學有江西學派雖不同而正學同言語問辨雖不生於一而正見一然終不若文公之簡易而有法易本義無費辭詩集傳無雜語書說僅三篇他經亦間及之獨四書其用工最精密者也乾淳間吾莆先哲有與文公同時者曰二劉先生學艾軒之學者也以太虛為六經此艾軒言也詩之有序猶禮記之有冠昏等義子夏雖無得於聖人何至穿鑿傅會如詩序之無源流三傳諸儒終身盡

春秋而免誅於春秋儻非盡削而煙之則物論終不愜
此又二先生自得處末學小子胸中無一紙之識然於
二先生亦聞而知之者陋於希世尚友千古竊有志焉
祠宇邃然遺像儼然摩挲銘文如侍文席二先生每謂
朋友講習為古今至樂聿登斯堂敬業樂羣盍知其所
以樂者昔橫渠講易一見二程至則撤去虎皮謂二程
深明易道汝輩宜師之僕何人哉惟當與同志求所以
得易簡之道

論語

此書二十篇孔門理用之書也晦庵先生一生精力萃在此書僕生晚不及親薰而炙之嘗欲以聖人述作之意別為一類其他分為十四卷庶幾有悟入處姑撮其概言之天兮何言時行物生而賦於人者為命豈易言哉天地之性一氣質之習殊其初則甚相近也一念一事之仁或可語人而全體大用雖聖不能一言終身行者猶可近譬而一貫之妙非參莫傳川上之歎往過来

續河不出圖斯文焉屬人生也直失則爲罔中庸之德亦鮮久矣此當以道體觀之詩書禮可以常言而易未易學共學適道必可與立而權最難達孝弟而後可以學文忠信而後可以傳習惟博惟約卓爾有立忘食忘憂老不知至此當以論學觀之生而知者未嘗不學學而知者成功則一知而不好非真知也好而不樂知未熟也知之爲知固所以知不知不知而作豈其謂知欲致知者當進乎此終食不違造次顛沛猶必於是三月雖久

而日月之至當辨賓主容貌顏色辭氣亦必有道以為本立參前輿倚衡此豈不敬者之所能見欲存養者當察乎此視聽言動之勿非則必復乎禮克伐怨欲之不行則未知其仁内省不疚者夫何憂懼過不自訟者斯已矣乎欲克已者當决乎此有身則有家而家道未易齊也泰伯之德民無得稱夷齊之仁所以為賢游夏問孝而俱救其失孟莊之賢以不改為難擇對者如長如容居室者如衛公子荆夫然後可身之出處又當隨時

其行廢有命其見隱有道開之仕未能信騫之使善爲辭孔顔之用行舍藏莫不有義乘桴浮海子路尚未知聖人者況晨門荷蕢接輿沮溺丈人之流乎學而不用則已用則治道之當講信節愛時而皆以敬爲主政刑德禮四者不可偏廢游宰武城得於學道雍使南面原於敬簡使夫子之得邦家立道綏動之效不止變魯至道而周之東可西也治不可以無法而又制度之當明也可因則因可損益則損益當儉則儉當拜下則拜下

從先進者從其質從周者從其文子對問社賜欲去羊
皆不如顏淵為邦之一問然天下未有無理之事亦未
有無事之理曰階曰席相師之道杖出斯出後長之義
每事而問乃謹之至時亾而拜亦禮之稱請粟與粟必
權取與之義均之與人何必出納之吝醯乞與鄰惡情
之矯借馬今亾聦俗之偷其教人則隨中人上下之質
嚴君子小人之辨不能憤悱者固不啓發不得中行者
亦與狂狷鄙夫之必竭童子之與進雖欲無言而無行

不與二三子也教則教矣而又有警戒之意存焉勉後生之可畏懼没世之不稱巧言令色之必恥居下訕上之必惡六言六蔽之防其偏三友三樂之戒其損言言箴砭句句範防蓋不一人一事而止而所以警戒者又懼其舍正道而適他岐則嚴其辭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巫醫之不恒小道之恐泥亦慮其溺於邪而趨於末也若聖賢氣象則異於是簞瓢陋巷不憂而樂誾誾侃侃無非英才裘馬共敝而無憾善勞無伐而無施其與

老安少懐者固異然皆志於仁者由求赤之真實點之
灑落政未可議其優劣而聖人一問一答從容笑語如
家人然温良恭儉讓子貢知之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儀
封人知之申申夭夭温厲恭安門弟可謂善記而鄉黨
一篇真活夫子令猶想儀式典刑之如在也學者儻以
是觀之浸潤求趣不用或問集註足矣涣然怡然不用
註解正經足矣又久之左右逢原自有一部論語在方
寸間雖然談何容易

論語學而第一章　孟子梁惠王第一章

論語堯曰第二十章　孟子盡心下第三十八章

論孟六經之階梯二書首尾次第各有條序而不可亂論語每章不過數句多十餘言理義儘自精深孟子或千百言然語意明潔血脈貫通無一字閒近時學者病在好高讀論語未理會學而時習便說堯曰讀孟子未理會仁義便說盡心當先其體而後其用可也學而梁惠王第一章是立本領處堯曰第一章盡心下卷三十

八章是接統緒處前二章是理而用藏其間後二章是用而理行其間天下未有無用之理亦未有無理之用故各以首尾二章與同志評之

學而時習之章梁惠王第一章

論語開卷重在學習字上學之要在於習易以水洊至為習坎學之有習亦猶是也習則熟矣仁熟而忘於仁義熟而忘於義如何不說自求自趣說既在我則樂亦在我矣必有朋遠来而後樂者蓋樂之至將與人共之

也易之同人無適非朋然有不必同者故人或不知何慍之有君子之學如是而已故以君子結之說樂與不慍字對君子是總上文說而是承上接下之辭之是指所學所習之理此君子之一行故言不亦乎是設為疑辭上二句是心與理一中二句是心與人一下二句是心與天一論語二十篇無非學習之理與事此開其端耳若孟子答梁惠王之問是孟子入門戶處仁義只是天理利便是人欲人之所以為人仁義之外別無箇道

幾曾帶箇利字稟賦出来仁非專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義非專主於宜而宜莫大於尊君二者天理之自然因物我之相形而計較之心重一有所為即入於利孟子一書先正人心七篇之中純說仁義而此章託始所以拔本塞源也先言亦有仁義是指本心之善端辭何其嚴次言亦曰仁義是納其君於當道辭何其婉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是指其效之必然意何其切孟子之曰有曰未有異於梁王之曰將有矣

何必曰利凡兩言之譬如快刀利斧和根截斷王與大夫與庶人曰何以利固俱不可士為仁義之宗主所學者何亦胥曰利此又孟子之所深憂也合此二章孔子所謂學習仁義而已矣孟子所謂仁義即是學習第一件大大事行其所學所習則仁義達之天下這是立本領之大

堯曰第一章盡心下卷第三十八章

論語終篇堯曰首章雜引大禹謨湯誓泰誓武成之言

以稱道堯舜禹湯文武之事自謹權量至公則說盖逸書文夫子時書猶無恙故常諷誦此數十語弟子集論語時追記之以見夫子不忘帝王之言欲行帝王之事而不可得也然堯舜禹之授受必首以歷數為言而繼之執中者盖初有國者必為之歷以頒天下而歷本於數正朔以之正教令以之行堯之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盖取於此舜之在璣衡以齊七政以恊時月正日受之於堯也禹之錫洪範九疇以治歷數以正歲月日

受之於舜也惟厯數在躬而使天禄永終者執中而已中者何道是也上合天理下當人心中間事事物物無適非中所以為道非空虛無據之謂堯咨之畧舜命之詳其實一耳湯武革命亦惟應天順人與夫賞善罰惡責已恕人大綱小紀本數末度莫非道也下文謹權量審法度數語蓋同時事國家之制備於是修廢官以分其職而後達其政於四方立二王後所以仁異代封箕子禮商容所以繫羣心養生慎終所以足國而厚俗寛

信敏公所以盡己而及人皆王道之至也帝王之道簡而易行如此夫子既不克施於世得不時時諷道以示學者乎於是見聖學之傳若孟子盡心末章即堯曰首章之意堯舜湯文孔子皆聖人也乃曠世而一出禹臯伊尹朱望宜生亦次聖大賢者也或同時而輔佐見而知之者非易聞而知之者非難此句受重不在見字上全在知之兩字上知以心言之以道言其所謂道者即堯曰之所謂中也天下無二道聖賢無兩心苟心知之

所同然則見亦知聞亦知也臯伊之學見於謨訓至精至粹萊朱若誠仲虺則亦伊尹之亞武王問道於太公公陳敬義仁則所以為文武師者豈無所自來哉宜生師傳雖無所考而預武臣九人夫子許之才難是亦足廁諸賢之列矣由孔子而來孟子雖憂後學之失其傳而以道自任之意蓋有不得而辭者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先儒謂近而無有見而知之者則後乎此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不知此一轉語蓋孟子設為疑

之之辭不敢自謂已得其傳也合此二章道在孔孟之身而孔孟必歷敘羣聖之傳者蓋羣聖之所以見諸治者皆道之用令也道而不見於用固有孤前聖之望道而又不傳於後曷俟後聖於方来雖然孔孟豈得已哉這是接統緒之大又合四章而觀孔子性仁義者所謂誠存而猶自强不息孟子身仁義者所謂存誠故所願學之者孔子惟先立本領之大故能接統緒之大學者將欲接孔孟之統緒必自學習仁義始不然本領不立

孔孟未易接也況敢望孔孟以上諸聖人乎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人者何有氣有生有知有義所以異於物也得天地之德以為性稟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以為氣天地亦待之以為主故又曰人者天地之心道者何命之源性之本心之神情之動仁義禮智信之常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曰中曰一曰極曰誠皆道也人所以載是道也道所以為人之理道非人則何所附麗人

非道則不過血肉之軀耳吾夫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何此八字只一意貫說人是一箇人方能廓大其道道只託於人安能使其大哉弘有二義人之得是道於心也方其寂然無一理之不備亦無一物之不該這是容受之弘及感而通無一事而非是理之用亦無一物而非是理之推這是廓大之弘其容受也人心攬之若不盈掬而萬物皆備於我多少宏濶此弘之體其廓大也四端雖微火然泉達充之足保四海此弘之用性

分之所固有者一一盡收入來職分之所當為者一一要推出去方是弘雖然或有能弘者有不能弘者何此弘字全就作用說能與不能存乎人耳均是人也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人至於為兆人之人者然後位乎天地之間立萬物之上始得謂人之人其人之至乎故曰聖人人倫之至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到得至處踐處其弘多矣人同是仁也必如堯舜以不忍

人之政覆天下斯謂之弘人同是義也必如夷尹孔子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斯謂之弘人同是禮也必如周公太平六典無非廣大心中流出斯謂之弘人同是智也必如禹之行其所無事雖天之高星辰之遠可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斯謂之弘孝不如堯舜之大武王周公之達非弘也忠不如禹皐益稷之謨周召之誥非弘也中也一也不如堯舜禹湯之相傳非弘也極不如箕子之九疇五用皇極錫福庶

民非弘也誠不如子思之中庸盡其性又盡人盡物以贊化育與天地參非弘也莘之耕所樂何道必欲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不弘何以任天下之重巖之築所學何道迺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不弘何以作舟楫霖雨之用春秋之末孔子元聖也斯文未喪以天自許如有用我為東周乎律天時襲水土四時行日月明萬物育孔子之所以為弘司寇攝相誅正夘却萊兵此特吾道小試之萬一耳七雄之季孟子亞聖也氣

配義道塞乎天地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富貴不淫貧
賤不移威武不屈孟子之所以為弘闢楊墨承三聖此
特衛道之效彰彰者耳吁如堯舜禹湯武王周公孔孟
然後謂之人然後謂之能弘道不者管仲亦人爾局量
淺規模狹既無帝王之學以為之本而私欲先已隔絶
於其中物我不能貫通於其外若何克拓得到天地變
化草木蕃處又安能與上下同流哉故孔子曰仲之器
小孔之道至今為萬世宗師孟之道至今不在禹下後

孔孟幾千萬世而來者幾千萬人豈獨無與聖賢異世而同符者乎隋王通以三才九疇為布衣事乃掇拾兩漢而下文字語言之陋功名事業之卑僭擬六經便要自比聖人唐韓愈原道一篇粗知本領然未免浮華放浪之習富貴利達之求之人也生不值文明之運質又稟醇醨之間毋怪乎為隋唐人安可責之以孔孟之道道無絶續無今古茍非其人道不虚行人如孔孟則道亦弘於孔孟或曰人人必皆如孔孟乎曰顔淵不云乎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有為二字多少弘道力量盡在箇裏大抵人未易為也亦不難為也人字從丿從乀於盡甚簡於義甚大領惡而全好脫凡近而遊高明莫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為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且要做成一箇人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弗能奪此所以為大人做得大人了然後由正脩而齊家由齊家而治國平天下然後本諸身徵諸民考諸三王而不繆

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道於是乎弘矣若但以圓首方足而謂之人知飲食男女而謂之人有之無益無之無損是人也亦物也又何以異於人哉志道者切莫把第一等人讓與別人做然後謂之弘道

子曰行夏之時

行夏之時四言耳卻議論關涉最大朱文公謂以建寅之月為歲首時之正令之善是矣然謂子丑寅三辰皆

可而三代迭用之未免踵漢儒之陋雖蔡書傳亦然唐子西云唐虞固以建寅為正夏后之時其法尤備非謂建寅自夏始此說得之至謂商之建丑其義安在似有所見而曰周始建子為正不廢夏時之正歲亦未免循習三統之說禮運記孔子得夏時於杞注曰夏四時之書其存者有小正家語問禮篇吾得夏時注曰於四時之正正夏數得天心耳尚書胤征政典曰下注可知其為夏四時之書夏之志四時之書也夏之書不獨有小

正亦有大正夫子時猶及見之秦項二火之後漢儒所見者僅小正耳夏小正今見於大戴禮第四十七篇其文約嚴不類秦漢文字戴德傳則訓故小正星分昏旦伏見中正當鄉若寒暑日風冰雪雨旱之節草木稊莠榮秀之候羽毛鱗蠃蠕動之屬蟄興粥伏鄉遰陟降離隕鳴呴之應罔不具紀而王政民事係焉以此觀之所謂夏時者非以建寅為正然後謂之夏時蓋由歷數以来授時之法如堯典告民事者至夏而悉備諸家之歷

未有久而不差惟夏小正之書授時為無差故曰行夏之時此行字記十二月之所行與吕令所謂行春令行夏令相似吕令秦吕不韋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不韋不用秦正而用夏時者亦以夏時為可据也今人纔説行夏時便把三正做題目不知三正二字尚書甘誓孔傳止謂得天地人之正道何嘗言子丑寅也三正之説自劉歆始班固白虎通用之謂夏以十三月為正十三月令之正月夫子所謂行夏時者蓋夫子觀夏禮於杞

僅得夏人四時之書於厯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最得其正故以此答顔淵之問非有意於改正朔也大抵治厯明時有天下者第一件大大事堯典開卷便理會厯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以閏成歲箕子為武王陳範便一曰五行四曰協用五紀這處錯事事都錯夫子所以把行夏之時做第一句說但禮記言夏時又言坤乾者何哉乾坤者周易之泰十二辟卦泰為建寅之月孔子得夏時而不得乾坤則無以知夏之所以久而不

差孔子得乾坤而不得夏時則無以知乾坤之可以制歷然周易泰大象不言地天泰而言天地交泰乾坤之用位不可以不正乾坤之氣不可以不交天地者正尊卑之位交者互升降之氣小戴禮曰吾得坤乾家語又曰吾得乾坤恐當以家語之文為正或者惑於三易之說謂歸藏始於坤不知三易皆以乾為首年代久遠古書遺逸奚獨殷易哉請因夏時併及殷易願相與講明之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此二章曾子是行得到子貢是知得到但未知統宗會元之要故夫子親傳密指授之有不可容言其所以然者程伯叔子李延平朱晦菴諸老先生解析已極分明陳北溪劉習靜楊志仁陳復齋四三大儒問答又詳且

盡若便下註脚未免床疊床屋架屋之誚後來讀論語者謂曾子未唯之前只理會得萬殊既唯之後方理會得一本是曽子全無本領到做將去此一也夫子只謂此理渾然無分精粗體中有用用中有體曽子何嘗向門人說一是忠貫是恕此二也或又舍一貫而說忠恕有學者之忠恕聖人之忠恕天地之忠恕此三也僭以愚見述於左方唯同志共是正之

前一章道字後一章學字若二也實一也道是渾淪底

學是條理底道非學何以致格學非道何所據依古人未嘗廢書而學非讀書之謂葢其所學者皆道也此如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而子貢對以文武之道學是學夫子之學夫子之學即道也吾字與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之吾字同予字與予欲無言之予字同一以貫之四字上一以貫當連接說下之字是指事事說天下未有無理之事亦未有無用之體此之字如學而時習之之字是指所習之道而言句法又與禮以行之孫

以出之相似之如一堆散錢一以貫如一條繩子穿將去前章參乎後章賜也乎疑辭也決辭聖人用字各有律令參呼其名而直告之却着一乎字盖疑曾子之必能領會也賜呼其名而問以發之只着一也字盖謂子貢未能領會猶異時之語羣弟子同也前章唯字與後章然非與三字對唯者應速而無疑之辭然者方信非與又疑前章而已矣與後章非也字對而已矣者竭盡無餘之辭非也者決之使不能疑也前章夫子之道忠

恕與吾道一以貫之對後章多學而識之與予一以貫之對女指子貢又與予對者字夫子自指也與字亦疑辭也夫子之道忠恕是下面添一層話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是上面添一層話告之之辭有先後或唯或不唯則二子之學深淺可見矣讀此二章者只拈起曾子子貢說都是從下面說上愚今從吾字予字說夫子起是從上面說下蓋二章本意是夫子把箇身做樣子說與二子看却教二子自去體驗得似吾與予未似吾

與予也夫子覺人之機在此只以論語二十篇觀之自夫子之一身而言則在鄉黨而恂恂在朝廷而便便與下大夫言則侃侃與上大夫言則誾誾歌不苟歌笑不苟笑歎不苟歎至於聞韶則食而不知肉味是也自夫子出處之大者而言則去魯而遲遲去齊而接淅衛君問陳則明日遂行季孫受女樂則不俟致膰而後去公山佛肸之召則欲往而竟不往以至南子之見陽貨之諾又委曲而不失其正者也自夫子之教人者而言則

愚魯辟喭者有以去其偏果達與藝者有以遂其長由
兼人則退之求自畫則進之師過則抑之商不及則勉
之是也自夫子之答問者而言則問仁一也答顔子異
於仲弓答子張異於司馬牛而樊遲之問終始凡三所
以答之各不同問政一也告子路者不以告子貢告子
夏者不以告子張而當時君大夫如齊景如季孫又各
有以箴其失以至由賜之問士子游孟孫之問孝亦莫
不皆然自夫子之應事接物者而言則老安少懐朋友

信之闕黨之將命互鄉之與潔原壤之扣脛孺悲之不見接輿則欲與之言荷蓧則告之大義其荅王孫賈斥子西又有不惡而嚴者原思之辭粟則與之冉有為公西請粟則責之顏路之請車則却之以至以小人責樊須以不仁責宰予鳴鼓而攻糞土之誚數子莫不內愧而心服也又大而參酌禮樂也則時輅冕韶損益文質以求其中又托春秋以立一王大法蓋有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其得邦家也立斯立道

斯行綏来動和又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盖莫非吾夫子之所謂道與夫子之所謂學豈但泰伯篇末數章堯曰篇首一章哉凡若是者千條萬緒真所謂如四時錯行日月代明而不相悖如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如百川之隨其脈絡日往而不息然聖人亦豈有意而為之哉亦自夫混淪大本中流出耳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予一以貫之雖然是不可以徑造也學者必有下學之功而後可以窺上達之妙事

事物物真知實踐然後可以會夫一以貫之純篤子貢之敏達朝夕親炙聖人莫不由此而入夫子知參乎於吾道已有所得故不待問而直告一以貫之之體又知賜也之於學也將有所得故先發其疑而後告一以貫之之本告之者何使之合内外之道耳曾子之外獨告子貢者以子貢又優於羣弟也然子貢始信中疑終又不能如曾子之唯抑在未聞性天道之前乎抑因夫子之言而遂得聞乎若以是遽少子貢又非予夫子意

也回看前章曾子一唯之外無復問難吕成公猶曰曾子之言雖悟而自有未悟者在其中故聖賢之道貴其不已假使門人而不知問曾子遂至忘言吾道其不隨於空虛渺茫之域與忠者誠實之謂而恕所以行之者也此在吾道中一事耳未可以當一貫之妙一貫之妙難言也以為精微精微不可得而盡以為高明高明不可得而極蓋亦求諸天求諸物又反求諸心則一而已學至於此無餘事矣然而難以形似擬議故曾子付之

一唯曾子自知則可以之語人則不可不得已而有忠恕之目蓋門人未可語上使之由忠恕以入道此曾子能致曲以傳道也學者見曾子曰忠恕則只以忠恕求吾夫子又失之矣此吾夫子所以曰予欲無言與

四如講稿卷一

四如講稿卷二

宋 黄仲元 撰

顔曾思輿之學

夫子門人三千其受業身通者七十餘人然得聖人之道者不過顔曽二子何其難顔淵没子非私慟也懼斯道之無傳也其後幸而得參少孔子四十六歳是道頼參以傳參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軻韓退之曰孔子傳

之孟軻而不知曽子得之夫子子思得之曽子孟子得之子思也自生民以来德未有如夫子者也大德必得位位不稱德故天生哲人使傳其道在孫得以淑其後人其報固應爾也顔子未嘗有述作其德行志意僅見於論語問答之際曽子之學大㫖則有大學一書班固志藝文以為子思二十三篇不知其書散亾於何時中庸二篇今僅見一篇而已孟子七篇大抵皆祖子思者也今觀四子傳道用功切要處顔子工夫只在克已上

克己者克去私欲才知非禮便勿為如豁開雲霧便覩青天如快刀斬竹一斫一段如屋裏有賊便開門逐去勿令存在曾子工夫全在格物上格物者窮天下事物之理精粗小大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小而禽魚草木之所以然或論古今人物而别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如好古博雅君子見古器物彛罍圖畫篆刻斷落不可攷者一一辨其款識楮墨於其所自来子思工夫全在弗措上弗措者學

問思辨有不得即不容放過如掘井不及泉弗棄也如為山欠一簣不止也孜孜焉乾乾焉如天運無息日月流轉百倍人之功千倍人之功何患有弗得孟子工夫全在養氣上養氣者以集義為主勿忘是工夫不可緩勿助長是又不可急如有田不知芸苗令其自長固不可憫其不長而拔之欲長又不可如煉丹有文武火火冷則灰死火猛則丹走惟慢火常在爐中可使二三十年伏火然後養得成丹孟子下工夫有節度如此所以

成浩然之氣而能不動心既看四子於道用功處又看四子於道有得處顔子初學道時胸中查滓尚未瑩在方欲去鑽仰他又愈見他堅高要入頭不得自聖人教他博文約禮方一向低頭做去心地日開自要討住不得真積力久方見得此理常在面前卓然立地此時方是十分見得親切此顔子有得處曾子之學主於誠身其於平時日用觀省而服習之逐件盖已了得熟矣惟其未能有以見夫道之大全則不免見一事爲一理及

夫子以一貫之語喚醒之適當其可而曾子亦於言下便領知向之所從事者雖萬理萬殊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故慨然一唯當之而無疑此是曾子有得處子思所得在費隱字看得道體流行於事物之間大極於天地小極於毫髪充塞彌滿無一物一事不有其用之廣如此故曰費然其所以然之故則隱於事事物物之間無聲臭之可聞無形迹之可睹故謂之隱鳶之飛為鳶之道魚之躍為魚之道所謂信手拈来頭頭是道只是

無人領會得此子思有得處孟子所謂得在深造以道處此道字非道德之道乃深造之方法不疾不徐之謂以法度而深造之優而游之使自得之厭之飫之使自趨之欲其自得之也謂之自得方是己物無一毫假於外左右逢原意最好左右有近意有不一處意至於自得則理在左右之近觸處見本原隨取而逢見之此是孟子有得處四子之有得皆自用功中來苟不用功何緣有得看他有得得了又看他資稟如何聖人德無不

備顔子亦然周全了只比之聖人便有些未純一終是剛明較勝不知者便把顔子做柔善人看若曾子篤實亦是强毅子思孟子皆是剛毅底人以此終有立脚故能得其傳但顔子明睿不似曾思用力孟子才高難學又不比顔子親切有依據也看了四子資禀又當看四子氣象孟子氣象似子思子思氣象似曾子曾子氣象比顔子較麄些顔子氣象比聖人微有迹耳學者欲學孔子當先學四子學四子當熟讀四書看他何處是用

功何處是有得資稟為如何氣象為如何皆得想見由是焉讀六經書為君子儒用之則行捨之則藏脩身乎治國平天下乎致中和而位天地育萬物乎獨善其身可也兼善天下可也無不有以盡吾性分之固有職分之當為則夫拜斯堂也如親見四子如親見聖人不然不讀其書不知其人褒衣巍冠僕僕亟拜瞻之在前其顙有泚

仁義禮智之端章

仁義禮智樂之實章

此二章七篇大總腦處前章重在仁字上却包義禮智說後章對說仁義却和知禮樂說前章重在端字與知皆擴而充之一句不說端字則說充字不來後章重在實字與知斯二者弗去一句不說實字則說生字不來文字各有血脉二章都指良心真切處說這便是信實只是信字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上面人字總說天下之人下面人字單指箇人說如下文所謂孺子便是人不忍是此心割捨不得只是下文惻隱之心所謂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五句此心人人有之先王亦有之但人不能充聖人便能充之百篇之書南雅之詩六典之禮都是不忍人之政以政發心心心相感不言自化宜如運掌之易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六句又再提起說要見本心之真當乍見時此豈有所安排造作而怵惕惻隱自不知從何而生使內交使要譽使惡其聲而然則偽矣故著三箇非字由是觀之以下九句是字指孺子入井一事說耳因論惻

隱便引箇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出來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八箇字一字一義都指人已相形説却就事事反處看出正道理來無此心則俱為非人言其必有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以下八句須曉得不是仁義禮智只是仁義禮智之端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性情字俱從心性是心之静情是心之動心統性情者也端是情之發見處注謂端首也疏謂端本也朱文公以為緒也如繅絲然先尋其緒則千絲萬絲續續而

上因情之可見而後知性之不可得而見者皆自然而然者也名自外立理由中出非是使人學為仁義禮智也所謂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以下六句人字應上面人字有字應上面無字又以四體而證四端之必有也自謂不能者是指人說謂其君不能者是應上面先王說先王之政念念不忍事事不忍後之為臣者獨不能引其君志於仁乎所謂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七句又再拈起說凡字才謂人皆是我

字是人人之所謂我我字與上自字對皆字與上凡字對知字又與上能字對始患其不知知患其不能擴充故末稍歸重在知字知須是在人體認得箇本心形見處充字又重知字了知不能充是只見得便住息火之明遏泉之行此將誰咎始只是上面端字充得去者足以保四海便是說先王之政不能充者不足以事父母便說人之自賊者充是塞乎天地之間皆此仁也自然擴了更不消再說擴字這便是人能弘道底道理保四

海者滿腔子純是天理不足事父母者滿腔子純是人欲此之謂失其本心故七篇教人體認良心善性後章專就事親從兄上說較切近緊要在實字人身之初有父兄而已身者父之遺體兄者分父之氣體而先者也事親須見事意從兄須見從意不於事與從上玩味則終無以識仁義之實理下面三箇斯二者只是事親從兄既知之又弗去知是見得明弗去是守得固事與從又有多少品節儀文在裏面行得恰恰好不增一分不

減一分便是理之實由中而出無些勉強便是樂之實樂則生以下三句只是事與從之間常常做得熟自然浹洽周流油然而生不能自已到這田地觸耳所聽觸目所視無所不合而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這便是四體不言而喻矣前四箇是也字都是說用工處到樂處便不說是也字了這處最要看所以樂所以生者如何生字與實字應實是箇生生種子這種子只在人腔殼子裏驗之吾身事親從兄是就原頭發見處說知弗

去是就體認操存處說節文是就纖悉微密處說樂是就成熟結果處說生惡可已如碩果不食善端萌蘖更無歇時足蹈手舞只是形容枝幹暢茂花蕚敷榮可玩可悅處孟子指箇實字示人雖田叟野叟亦足知此學者不能知之而弗去如禮樂何是亦衆人而已矣反復二章前章不言實而非內交非要譽非惡其聲此便是實心形見後章不言充而樂則生生則惡可已這便是充塞氣象後章言樂而前章不言樂者何充之足以保

四海如之何而不樂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樂何從来哉前章又當恭情可以為善章看恭敬之心即辭讓之本不言端者直因用以著其體耳後章又當恭君子所性章看木有實則生有根則生性之四徳根於心者深故其生色也輝光乎前充盈乎後旁溢流通乎左右上下而亦不自知也此惟有徳者能之吁通天下鈞是人也人鈞是仁義禮智也而非夫人相與講習之則道不明也不行也必有先覺之士而為之傳是以與人道相為

無窮而不可㢢周東而微國雄有七上無禮下無學爲士者倀倀然流入於異端邪說以斵喪其本心之天母食弗食兄室弗居此豈能充其類者愛無差等施由親始此豈知本之一者大事所當盡也而父兄百官皆不欲於惻隱之心乎何有之墦間乞其餘而妻妾相與訕泣於羞惡之心乎何有簞食豆羹至微也而非其人則見於色鄉原亂德也而不知其似而非於辭讓是非之心乎何有七篇一書吾孟子車安得不痛切與之言哉

惟無是非故無惻隠則語之以矢匠擇術不可以不慎惟無羞惡故無辭讓則喻之以嘑蹴爾之不受不屑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充無穿窬之心而仁義不可勝用又繼之曰充無受爾汝之實則無所往而不為義乃所以充吾仁也惟恐人之自賊也語曹交以孝弟道滕文以堯舜見觳觫之不忍則告之舉斯心加諸彼有餓莩而不知發則責之以惡在其為民父母又不敢謂其君不能者也教之以體認教之以充廣探幾微之先辨

理欲之界正人心之初究治本之原如子車者然後可謂善講學天理民彝之在雖今猶古其誰無立達之仁而忍曰學之不必講講者則講其大者與臣言言忠君與子言言孝父與弟言言悌兄與友言言信友毋使養其小體而終身為小丈夫庶幾內則知仁義之實外亦能充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雖然事親從兄孩提之童可知可能似易易事孝未如舜五十而慕弗去地位老尤難難若夫鄉鄰有鬬往救則惑惡甚於死患有

不辟餽七十鎰受以為是章稱不孝從禮貌之則子車之於是四端也權衡輕重亦必有道甚矣學之未易講也

孟子貢助徹章　周官井田

居今思古常患久大之法不得行引經據古常患因革之意不獲明唯其不行所以諸儒傳其意愈不明也使法之行常如成周盛時則無廢壞無更改何不明之有奈去古浸遠田制日壞聖經戹於煨燼戹於毀誣諸儒

隨經以生傳鑿傳以附經又取雜說以亂經此三厄矣然諸儒自晦不足晦經而存乎經者未嘗一日不明但以經釋經斯可也大抵古者封建井田學校選舉師田冠昏射饗等皆一統事而封建井田其本也井田之所由来久矣但至周而始大備當時普天之下葢無不為井田為周官之學者亦多矣漢鄭司農前朝盱江李氏其尤者也皆以為周之天下不純用井田其說曰載師職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安

在為井田之法以民力同養公田而以年之豐凶出斂法則孟子所謂雖周亦助曰此當十而一此當二十而三此當十而二此孟子所謂夏之貢法校數歲之中以為常而不計其年之豐凶者周之畿内不用井田而用井田者畿外侯國之制此鄭康成等說也匠人職九夫為井止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曰此畿内采地為井田之制遂人職夫間有遂止以達于畿曰此鄉遂溝洫之法甸稍縣都十二取民之法既與畿外井田九一

之法不同縣都采地一井一溝之法匠人又與鄉遂十夫同為一溝之法不同則誰謂成周敷天之下畿內與畿外鄉遂與都鄙盡用井田之法此亦鄭司農等說也彼豈不知周用井田九一之法惟於載師與遂人所言不得以通則強為之說彼又以為甸稍縣都田稅有至於十二則非十一之義則又曰周田稅輕近重遠者近者役多遠者役少畿内用貢法而侯國用井田者欲使恤其民也康成此等語李氏多襲用之謂如是乃二義

可並行而不相悖夫成周實舉天下通用井田其著於經本無牴牾而讀者不知經文有上下相蒙縱横互見之義故輕為之說耳吾觀載師職曰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此皆指園廛言之冠國與園廛三字於其上而其下者悉蒙上文令以十二為田稅用畿內用貢法以井田為侯國用之王畿不用則經文九夫為井等語皆可棄而不顧矣遂人言十夫有溝以横言之匠人言

九夫為溝以方度之其實則一是縱横互見彼此相明而已而曰匠人溝洫之説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殊不可曉夫考工記元不在六官之數何必合匠人與遂人並言載師謂之任地則非田也謂園廛又非田矣漆林又非田之所植豈得謂之田税司馬法乃齊景公時大夫田穰苴作六國時齊威王大夫又作附於穰苴注家旁加之説何必求合司馬法在孟子明言鄉田同井則鄉田為井可知野九一而助則遂田亦為井可知又曰

雖周亦助令人解孟子即以鄭氏畿内用貢都鄙用助為說雖朱集註亦用之楊龜山張南軒皆祖鄭說文公他日答學者又云井地一方溝洫廬舍在其中已是定了先是五十改為七十又改為百一番拆碎一番勞擾聖人處事必不如此看来自古皆是百畝孟子之文固不可刋文公之疑亦所當考徹者透徹之義此自横渠始之畫一井九百畆之田合八家通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畆裒分之文公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畆

而分便是用横渠之說先取十之一歸之公上其餘八家共分之此謂之徹年有上下則司稼行野觀稼以出斂法故周之徹法最為盡善度其隰原徹田為糧蓋自公劉已然後世特遵而守之耳豈周公方行是法哉吾故曰周天下通用井田也雖天下通用井田而王者只据千里之内自治其田故整然易易而無貧富不等之民好處又是溝洫畎澮皆有定數又無緣有占田底人如侯國則以王畿為率音律又音類又各自井其田但看魯國便知當

時之制如宣公初稅畆則自壊其法矣毋怪再變而丘甲三變而田賦也或曰周為井田田有不可井者柰何曰所謂井田其亦可井者井之爾山川陵谷所在有之如不可井則亦計其夫家與步畆之數授之取登足而已何必坦然如一枰而溝洫縱横於其上乎經生說經必欲畫地為圖四方平正以就死法故其為說例皆互異不能自通於是立井田溝洫異制之說又不通則以為此商制此夏制皆不足据也若夫兵農之制謂寓兵

於農又非治𢧐之道分田使之耕築室使之居既有以衣食則不可無以自衛於是教之為兵以自為緩急之備故王畿鄉遂之民皆可以為兵周公以仁天下為心只就它身上理會調發征行所以用之皆有常數見於經者五家為比即就其中以一家為比長五比為閭即就比長五人中選一人以為閭胥以上族師黨正州長之官皆然非若後世民自為民官自為官也出而為五長兩司馬旅帥師帥之官亦莫不然非若後世兵自為

兵將自為將也雖溝洫之夫亦即就用洫夫以為澮夫非洫夫之外又除澮夫也甸方十里當九百夫除去二里治洫則除百八十夫止用七百二十夫出兵車一乘同方百里亦依此法除之正合七家取一兵之法正不必泥鄭氏旁加之說又不必泥司馬法通成終同所出馬車士徒之數為鄭賈之說曰鄉遂都鄙皆用貢助而制田寓軍則異畿內邦國皆用助法而制田寓軍則同賈公彥又謂邦國亦用貢助考其說畿內用貢畿外用助之不可通

者一鄉遂溝洫井田之不可通者二鄉遂都鄙制軍之不可通者三司馬法與都鄙丘乘異其不可通者四采地邦國制軍之異又不可通者五周公經制自周公之經制穰苴司馬法自穰苴之司馬法何至傅會牽合自為紛紛哉周官授田制軍之法具於司徒出軍部伍之法具於司馬至簡而至易明也經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野止四縣為都此六鄉授田之法上地可任者家三人止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此六鄉因田制軍之法推

之於遂六遂如鄉准之於都鄙都鄙如遂井邑丘甸與遂人溝洫相包是畿内皆井而用助其地皆井則其軍皆家一人安有鄉遂都鄙之異司徒之比閭族黨指六鄉之地而言出軍之總數司馬之五兩軍師合王畿而言調發之數鄉遂各七萬五千家家出一人各七萬五千人而為六軍之正副此鄉遂居民之實地家稍縣都雖裂為公卿大夫之采邑其地則皆統於鄉遂其兵則皆調於天子小司徒之丘乘縣都是都統於鄉遂人之

為鄙為縣是鄙統於遂鄉遂都鄙各家一人為正卒使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以自衛其生計而已或有調發則合畿内惟起司馬之六軍所以壯國勢而休民力也夫以王畿九百萬夫之地而調發止七萬五千人其重用民力如此疏家謂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止出六遂賦猶不止徵兵於公邑采地不止乃徵兵於諸侯此殆漢唐勞民名釁之事周公之法有是哉有是哉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章　子

曰大哉堯之為君也章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章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章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章　堯曰咨爾舜章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章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章　禹惡旨酒而好善言章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章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章

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章

天下未有無理之用亦未有無用之理語孟兩書雖門

人記當時師弟問答之言然句句是理字字是用孔孟憂世正要用世然制於時命卒不見用而用之之志即在泰伯篇末堯曰篇端文不在茲之嘆可以知吾夫子之志矣正人心承三聖離婁四章歷敘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傳盡心見知聞知之論可以知吾孟子之志矣舜禹雖有天下於已畧無一毫關涉堯雖如天不可以形容而可見者事業與禮樂法度而已五人九人者臣也雖然必如五人九人者而後謂之人唐虞交會之際

惟周爲盛周之所以爲至德者天命未絶人心未離周猶事殷此豈有與天下之心惟禹亦然吾無間一語尚何得而議之哉後死者而與斯文夫子之自任何如哉一言之不足而又再言之堯咨舜命揖遜之盛也湯武征伐亦喜其應天順人之舉謹權量審法度以下此則吾夫子用世之規也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孔子成春秋而孟子之距楊墨敢與之等舜性之者禹以下身之者兼三王施四事周公事也尊周折桓文孔子事也乃

曰予未得為孔子徒軻何嘗道及霸者哉見知聞知前此無人說破然而無有乎爾雖不敢自附於見知者之列則亦無有乎爾猶有望聞知者之有其人聖賢之生也不數道統之傳也不偶孔子之道至孟子而始尊然亦至孟子而始孤立戰國與春秋不同時異端恣行與孔子時不同文武周公之澤雖未遠而萬章公孫丑之徒大不及顏曾諸子則傳道之責較孔子為尤難孔子不得為堯舜為文武周公孟子又不得為孔子之徒一

聖一賢生不並世皆無用處良可嘆矣道不用則必傳無聖人烏乎傳孔子之傳猶有曾伋孟之傳者誰與同時如荀卿所學所見迥别不到孟子地位歷漢晉隋唐其間僅有一董仲舒識得大意揚子號為尊信孟子然本領差錯他何足觀王仲淹亦為有志斯道者然所學殊無着裏靠實工夫而所言僅影響於形聲之末韓退之原道之作頗知源委然趨向所在亦未免文章之好利禄之求若數子者只是能言傳道而未知所以為道

之傳傳且爾用安在雖然斯道之絶續天也亦人也百十年間常有一箇人出而宗主之則斯道氣脉常有生意少有間斷後人擔當尤為難難所謂宗主之者要必如孟子嚴義利之辨審王霸之途明吾道異端之界限而後可以扶道統否則下為荀楊高則不過韓退之耳此等擔當亦須剛毅方有力孟子直是剛毅所以扶植得起下之世純是功利儻其間有一好脩之士則私議横生身為儒者亦有時而避道學之名此是大病痛處

全在吾黨同心叶力方主張得登斯堂也前修往矣傳之者在諸君子用之者亦在諸君子使後進而亦得與於斯文僕也何幸

四如講稿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如講稿卷三至六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臺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貢生臣劉爲幹

四如講稿卷二

宋 黄仲元 撰

大學

學記嘗言大學之道大學之教而不言其所以為道所以為教蓋大學者所以教為大人之學又以自别於小學者也小學是已做一箇大學底坯墣大學只是就小學上琢磨出治將出小學是涵養此性大學則所以推

明此性之理小學者習其事之所當然大學則窮其理之所以然但這是把大學對小學說且說如何是學又如何是大學大學雖一字說實有二字之義如中庸二字中便是中庸便是庸字各有訓要說大學把這大字輕說不得把這學字輕說又不得讀書最怕隨人脚跟接人聲響令人纔說大學但拈出白虎通曰十五入大學尚書大傳曰十八入大學又曰二十入大學大戴禮曰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便謂曉得大學

来處不思此只論大學年數之不同而實未嘗知大學之名大抵讀書學之一事耳學者所以學盡人之道而已不只是空有一箇軀殼在天地間便喚做人以存於中者有仁義禮智之性感於物者有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具於身者有視聽言貌之則接於我者有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倫人之所以為人者一一全得這箇道理方是學得於我者既全得於人者奚異果無異乎爾不推己而及人可乎哉吾而仁邪使人人而皆仁吾

而孝邪使人人而皆孝方見立必俱立達必俱達底意思方見彼此求一箇準則恰好處到這地位然後謂之所學者大大者何包人已貫内外該體用說明德新民止至善這是大綱領止定靜安慮得這是大次第本末始終先後這是大聯屬處欲明先治欲治先齊欲齊先修欲修先正欲正先誠欲誠先致致又在格這是說其所以極效驗之大格而後至至而後誠誠而後正正而後修修而後齊齊而後治治而後平這是著其必然致

功用之大自天子至於庶人又包得多少大本亂而末治者否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未之有又推得多少大合而言之止至善為明德新民之大明明德又為三語之大致知格物又為明德之大如是方曉得學字義理又曉然大學意味方是會讀大學孟子曰養其大體為大人此明明德之事又曰大人者已正而物正此新民之事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此止於至善之事玩此三言則知大人之所以大者如此大學之所謂大又

正在此說到精微又末說得三在字只此一大學便是學雖然大看了更小看大看是有以極其規模之大小看是有以盡其節目之詳不就許多條件下工夫如何全得許多性分之所固有盡得許多職分之所當為故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

所謂誠其意者止故君子必誠其意

大學用工處在格物上正得力處在誠意上此章最為樞要上關格物致知工夫賴此而續下關正心修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功用由此而推故傳中教人言語極精細而用力喫緊在兩自字上自欺自慊又是君子小人分路處謹獨二字又自欺之隄防自慊之本領小人閒居為不善一段是推原自欺之所以失視指廣胖一段是中言自欺自慊之效驗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誠意便是要毋自欺非誠意了方能不自欺誠者實也實如五穀之實必十分充足以至於成乃謂之誠若七八分實便有二三分不實亦不成乎物意者是心上發念

思量要恁地或不要恁地底最是粘滯牽惹不速迅分曉底物今欲此心發念處直是十分實表裏如一則在乎絕自欺之心以遂自慊之志而必用力於謹獨之地毋者禁止之辭自欺者誠之反毋自欺三字是誠意方法自欺是箇半知半不知底人非是全無羞惡是非之心蓋亦知得善之當為而為之只是心裏也有些子不欲為底意思亦知得惡不當為而不為之只是心裏也有些子欲為底意思此便是自欺蓋雖是有許多善意

忽有一箇不好意潛發於其間此意一發便由斜徑以長這便不是實前面意都虛了如救孺子入井純是好意閒有內交要譽底意以雜之則便全無惻隱之實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是就人情那分曉處譬之好色人之所同好好則必求得之而後快足吾意惡臭人之所同惡惡則必屏去不留而後快足吾意意之所快足處便是自慊此是自家表裏真實要恁地快足不是要為他人小人不是大無狀之小人無忌憚之甚者只是自欺

底人間字指其處於幽獨而言所以對上文獨字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此惡惡不如惡惡臭也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此好善不如好好色也若人未嘗不知善為可好惡為可惡又未嘗不知善名為可喜惡名為可諱終是隱微之間自欺病根未盡打併遂纏繞不能自克以至於此然天下事一實不磨胸中之正不正必見於眸子瞭眊之間辭之多寡枝游亦足覘其吉躁疑誣之實以至容貌舉止無所不見所以人之

視己如見肺肝不足欺人秖以自欺也果奚益哉閒居為不善時已是過失揜其不善以著其善又是第二番過失厭然兩字曾子最形容得是不誠如好善未能如好好色之切惡惡未能如惡惡臭之切便是自欺胸次間便覺有欠缺處如何會自慊誠與不誠在自慊與自欺而已只爭些子毫髮之間自慊所以對毋自欺而言惟毋自欺故自慊惟自慊故無自欺只是一意說但要毋自欺而能自慊全在謹獨上用工萌於心之謂獨乃

幾之微處不止是說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常人所以自欺者皆是不畏乎獨君子欲窒其萌須就那獨處分外加謹斬斷為惡之根猛進為善之地然後有以快足其心只看兩箇自字便見獨之不可不謹又須曉得謹獨所以為毋自欺工夫非是既毋自欺又當謹獨小人惟就那獨處不謹故下文所謂閒居為不善一截直是自欺是託小人以戒君子也小人消縮餒沮底氣象如見肺肝不特是見他皮膚上如此和他裏面骨子

都看出了葢實有是惡於中故其惡必形見於外誠中形外是那箇厭然氣色之見於外者自别一揜一著之時見得天理未嘗忘如見肺肝見得為惡終不可揜誠中形外是兼善惡而言誠之以善固形於外誠之以惡亦形於外故復以君子謹其獨結之上云謹獨欲其自慊也此云謹獨防其自欺也皆是要誠其意引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者此言小人不謹其獨則不善之實藏於中而形於外其不可揜也如此富潤屋

德潤身心廣體胖者此言君子能謹其獨則善之實藏於中而形於外其不可揜也如此所視所指葢承上文人之視己如見肺肝底意若為不善不可道是人不知人人曉然共見如此嚴之一字言其昭昭可畏而不可不致戒謹恐懼之功其字乎字皆疑辭正謂人但知所視所指之為嚴自謹獨君子觀之則視指之時其得為嚴乎未若人所不視不指之時為尤嚴富有力則屋自滋潤有德於身則身自光輝潤身即見面盎背底意心

廣是說德體胖是說潤心本是濶大底物第恐有所愧作便窄隘了身體得舒泰無愧怍便是有德既有是德則見於四體之間自然安舒孔子所謂申申夭夭是也德到潤身是極處不誠其能如是乎故君子必誠其意者是推原誠之功用必自用功中來也兩言必謹其獨又言必誠其意者必字是用功著力處謹獨誠意元非二事必能謹獨乃能誠意反復此章因好善惡惡之實而有好色惡臭之譬因小人為不善之實而有如見肺

肝之說因肺肝之發見而發明手目指視之嚴因外不可揜之迹而推心廣體胖之效一節深似一節首提起一句則毋自欺為此章之綱領結尾一句與後章異者又深嘆直指誠意之妙中間兩提起必謹其獨又見知至後不是意便誠知之已至而於誠意上尤當實有謹獨之功故致知者誠意之本謹獨者誠意之助彼自欺者是知有所未至耳間居為不善者是獨有所不謹耳知未至則獨不謹獨不謹則未能毋自欺未能毋自欺

又安能自慊未能自慊又安能心廣體胖哉學大學者欲透此關為君子不為小人請自謹獨始

中庸凡三十三章

中庸二字先民格言故吾夫子嘗曰中庸之為徳子思以名其書是書也語髙而不遺卑語末而不遺本始如決萬斛之泉自源而流終如登九級之臺自下而上一而萬萬而一天而人人而天者也三十三章凡三起伏第一章言性道教原於天備於我乃一篇體要下十章

即夫子嘗言中庸及仁智勇者以盡其緼十二章言道費隱以明不可離之意下七章又雜引夫子所言以證費隱之義二十章舉夫子言誠結上生下以後諸章乃推誠者誠之之別以終此章而應首章首尾脉絡融會貫通不可看後失前也天命謂性此是第一起頭處始言一理者也天命之性是說渾淪大本處率性謂道又就渾淪大本中分別條貫脉絡處率是循其性之自然不涉一毫人力猶待教者理同而氣異也聖人因其性

道之本然發見者而脩飭之耳教者如此學當何如萬理萬事在天下而具萬理應萬事在吾心靜而存主乎敬以存天命之性於未發之前而大本之中立動而察謹其幾以驗率性之道於所發之始而達道之和行極其至則天地自我位萬物自我育大賢希聖其致則一始言理之同中言功之容終言效之極下十章皆明此章之義二三章皆變和言庸分之則中性而和情總之則中庸皆德行也時中之義可與權者方足語此四章

言道不明不行以起下文知仁勇之説五章言道不行以起六章大舜之知七章言不能守以起顔回之仁九章言不可能以起子路之勇不倚即中不流即和十一章又總知仁勇説索隱過於知行怪過於仁半塗而廢不及於勇依中庸則無過不悔則無不及矣君子之道費而隱章又是第二起頭至武王周公達孝凡八章中散為萬事者也實明道不可離之意費者率性之道用無適而不在隱者天命之性體至微而難見夫婦之可

知可能者費聖人之不知不能者亦費天地大猶有憾者亦費所以然者至隱存焉故舉詩極言天地上下流動充滿之妙然都從戒懼謹獨處做来所以觸處洞然有此實見實樂下數章大抵推明其用之費而已十三章道不遠人即不可離也下三節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以衆人望人則道在人以愛已之心愛人則道在已以責人之心責已則人已一道也此章人已不同而其道同下章時位不同其道亦同舜禹之不與顔子之不

改夫子之欲居九夷周公之赤舄几几是已君子之道行遠自邇升高自卑又包下文妻子鬼神及舜文武周公之事妻子兄弟道之至邇至卑者也鬼神造化之迹歷代帝王之事道之至高至遠者也然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下學人事即上達天理此又紬繹脩道之教雖然費之外豈復有所謂隱者哉哀公問政又是第三起頭至末章復合為一理者也上結費隱之旨下起誠道之端一章大意重在誠字修身

即九經之首事親即下文之親親曰尊賢曰取人曰知人即下文之尊賢達道五又應上文夫婦兄弟君子之道四達德三又應上文舜與顏回子路上言和者達道總言事物通行之理此又於事物中掇其大者言之達德者天地之性三知三行者氣質之性故說天命之性又說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說達德又說知行此學問變化氣質之性而復天地之性者也豎看三知皆知三行皆仁至於成功者皆勇橫看生而安者知之事學而

利者仁之事困而勉者勇之事脩身以下九經之目道立以下九經之效齋明盛服以下九經之事事豫則立數語又引下文在位不獲乎上達道達德通上下說九經說在上者獲上信友說在下者三段極言其費而兩以行之者一結之一以誠身結之又以起下文言誠之義誠包費隱兼小大又一總腦處然自有聖人君子之别一是天一是人中間又各包知仁勇不勉者安行之仁不思者生知之知從容中道者其勇無迹擇善而學

問思辨者學知之知固執而篤行者利行之仁五弗措者困知勉行之勇知是知底事仁是行底事勇只是箇知行做得徹頭徹尾然必曰誠者何天命者誠之源性者誠之體道者誠之用中和者體之所以立用之所以行所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平常而不可易者皆實理之異名夫婦之知行鬼神之體物帝王之盡倫制者皆實理之無不在豈獨三德九經而已哉以下諸章反復誠者誠之之義而貫命性道教中和費隱之妙天命之

性誠明之性非二也脩道之教明誠之教亦非二也此一章又下諸章總腦誠而明故先言不勉後言不思明而誠故先言擇善後言固執能盡其性章誠者之誠仁之屬可以前知章誠者之明知之屬至誠無息章極其功效證驗之著至於純亦不已亦聖人自然之勇誠之至明之盡矣贊仲尼章乃即夫子之能盡誠明者以實之大德者天命之全體不戒謹而大本自立小德者率性之大用不謹獨而達道自行至聖章致和者也至誠

章致中者也此一套皆天道之誠致曲乃言誠之者之自明而入猶知皆擴而充之之意誠之者之知也誠者自成章著重在誠之為貴正與上文誠之二字相應成已成物誠之者之仁也聖人之道章言尊德性道問學與上文擇善固執是一仁一知之事行先知後以入德為序也不驕不倍各以所處之時位言下二章因而詳之耳末章又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衣錦尚絅此是鞭辟近裏切實為已知遠之近三句引帶謹獨戒懼二意

来人所不見謹獨之事自此致和則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可至於聖不動不言不睹不聞之事自此致中則立大本賛化育可至於誠不賞而勸不怒而威此誠之者之動則變也民莫不信民莫不說此誠者之動則變也篤恭天下平此誠之者之變則化也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誠者之變則化也節節與上文相應至於不顯之妙則明誠之極功而勇之迹泯所謂成功則一自人而入于天矣下文三引詩只用一兩句輕輕接過大意形

容不顯之德必若天無聲臭方始打貼得不顯氣象故以至矣二字結之看三大節了又須合看性體也萬殊所以一本道用也一本所以萬殊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故曰大本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曰達道言中庸則體用一言費隱則體用二道不遠人以下則因費以明隱即用以見體言誠以下則自隱而之費由體以達用大哉聖道章乃總言道之體用發育峻極體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三百三千用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仲尼一章又

言聖人該道之體用唯至聖用之所以行唯至誠體之所以立天無聲臭則用即體體即用吾道之極致然首章言道之在天由體之用此聖人一理渾然泛應曲當之事末章言人之造道由用之體此學者於枝葉零碎處一一用工而後合成一箇大本也一部中庸只如此看便見日用之間無一事一物不是合做底事件聖賢之言無一字半句不是分明底指訣先儒所以中夜以思不覺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也雖然用之不盡理亦無

晝暇日當細論之

中庸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第三十章

中庸首章原道之所以得名自率性来末章論化民之

效而進於無聲無臭之天中間言誠者天之道則可以贊化育言誠之者人之道則積而明動變化語天地之道悠久而以文王純亦不已證之即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之事然未有如此章言吾夫子道化之妙道者天地人物之本也天地人物道之貌象形著也人梏於私與道為二夫子一身表裏皆道故與天地脗合而無間也夫聖聖之相傳者道道自堯舜而始明夫子所以遠宗堯舜之道而法在其中道之所寓者法法至文

武而後備夫子所以近守文武之法而道在其中帝王一中庸也天時天運行之節夫子後天而奉天時所以上律乎天律即法也水土地生成之常夫子安土而敦乎仁所以下襲乎地襲猶因也天地亦一中庸也夫子既法帝王又法天地亦循中庸而已矣豈區區求合其迹哉辟如天地以下四句又見夫子與天地相似故不違底意天之所以為天者道之高明也故動而升乎上萬物覆焉夫子得是道之高明則無不覆矣地之所以

為地者道之博厚也故靜而鎮乎下萬物載焉夫子得是道之博厚則無不載矣四時錯行以成寒暑夫子與時偕行與時偕極則合其序矣日月代明以成晝夜夫子之心無時不明無物不照則合其明矣無不覆載者是道廣大之體錯行代明者是道變通之用亦一中庸也萬物並育指無不覆載者而言道之並行指錯行代明者而言大化流行物與無妄各殊其分各適其性而不得以相害一陰一陽獨必有對舒慘明晦似乎相反

而實相成奚悖之有夫子成大成小一物不棄仕止久速隨時制宜亦由是也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二句又是此章綱領德豈有小有大以分而萬則曰小是條貫處流出那敦化底以總而一則曰大是渾淪處敦那化底德者得也大德者夫子得是道之體如無不覆載並育並行是也小德者夫子得是道之用如祖述憲章上律下襲不害不悖是也夫子能盡中庸之道所以小處如此大處亦如此自中庸言之則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大

德也日月星辰華岳河海小德也這是天地底大哉聖人之道洋洋發育萬物大德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小德也這是聖人底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小德也唯天下至誠經大經立大本大德也這是吾夫子底奚獨此章哉子思子可謂善形容夫子矣大抵夫子之道本末先後自有次第始焉若有所用其力終焉則無所用其力其造端雖不外乎人心之固有及其至則達天德於無間曰祖述曰憲章曰上律下襲是猶未離乎擬議也如

覆幬如持載如錯行代明固與天地相似然猶與造化為兩也至於並育不害並行不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則上下同流與我為一矣不言夫子之大止言天地之所以大天地之所以為大非天地之大道大也道又即中庸之道也觀天地則知夫子矣雖然天雖大不能載地雖大不能覆而夫子兼天地覆載於一身春不能為夏秋不能為冬月之行遲又不如日之行速而夫子備四時日月於一身至於天地之育萬物有榮有悴有生

有滅而夫子道內之生意常自如日月之與四時有盈有昃有徂有伏而夫子之道歷萬世而不朽是天地之大猶有憾而夫子為大天地為小矣又極言之文王不得以遊乎堯舜之天武王不得以遊乎文王之天夫子一身可以堯舜可以文武則其聖於堯舜文武至矣夫子之道如此其大夫子之化如此其久天地不違況聖人乎秦以滅孔氏典籍而亡漢以過魯祠孔而興魯共之衰以壞孔宅唐室之盛以立孔廟有天下者受夫子

罔極之恩多矣以儒自命者沐天朝道化之澤其可不知吾夫子之恩乎

四如講稿卷三